

新 中 學 文 庫

歸 有 光 文

胡懷琛選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選註者 胡懷琛
主編者 王雲五
朱經農

學 國
叢 生
書 國

歸

有

光

文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第五版

(82401.1)

學生國歸 有 光 文 一 冊
學叢書

定價國幣壹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選註者 胡 懷 琛

主編者 朱 王 雲 農

印刷者兼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學生國學叢書編例

一、中學以上國文功課，重在課外閱讀，自力攻求，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惟重篇巨帙，釋解紛繁，得失互見，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貫散以成統，殊非時力所許。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本館鑒此，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

一、本叢書所收，均重要著作。略舉大凡：經部如詩、禮、春秋，史部如史、漢、五代，子部如莊、孟、荀、韓，並皆刊入；文辭則上溯漢、魏，下迄近代，詩、歌則陶、謝、李、杜，均有單本，詞則多采五代、兩宋，曲則擷取元、明大家，傳奇、小說，亦選其英。

一、諸書選輯各篇，以足以表見其書，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準。其無關宏旨者，概從刪削。所選之篇類不省節，以免割裂之病。

一、諸書均爲分段落，作句讀，以便省覽。

一、諸書均有注釋。古籍異釋紛如，則采其較長者。

一、諸書較爲罕見之字，均注音切，並附注音字母，以便諷誦。

一、諸書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書概要，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不厭其詳。

一、編者識力有限，固陋在所難免。當世學人寵而教之，無不樂承。

緒言

(一) 歸有光的小傳

歸有光，字熙甫，人家稱他震川先生。⊙明，江南崑山人。生於明正德元年，（公元一五零六年，民國前四零六年）卒於明隆慶五年。（公元一五七一年，民國前三四一年）年六十六歲。父名正，爲長興知縣。母周氏。有光有子六人，⊙而其子歸慕，字季思，曾孫歸莊，字元恭，尤以能文著稱。

⊙他有震川別號記一篇，把別號的原由，說得很詳。⊙據王錫爵所作的歸公墓誌銘。

他九歲能文，⊙嘉靖十九年，（公元一五三九年，民國前三七三年）舉鄉試第二人，爲茶陵張文隱所知。後來八次會試，不曾中式。退居嘉定地方的安亭江上，讀書，授徒四方，來從他求學的人很多。「震川先生」就是這些門人稱呼他的。

嘉靖四十四年，始成進士，授湖州長興縣縣令。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趙貞吉引爲南京太僕丞，修世宗實錄。明年，卒於官。①

①明史文苑傳、列朝詩集小傳、及王撰墓誌，皆說歸有光九歲能文，今全集內有他十歲時所做的文一篇。②據明史文苑傳、及列朝詩集小傳。

他少年時，風貌秀美，性情淵永。①而於家人、朋友之間，有一種真摯的感情，但讀他的先妣事略、思子亭記等文，便可想見。而列朝詩集小傳云：「熙甫重生平知己，每叙張文隱事，輒爲流涕。」這也可以見他的性情的真摯了。而以真感情發爲文章，也就是歸有光文學的特色。

①王世貞所作歸太僕贊序云：「生而美風儀，性淵永。」

他最喜歡讀史記，及韓愈、歐陽修的文；但看他的花史館記一文，就可想見他醉心史記的程度了。相傳他嘗用五色筆圈點史記，標明起結轉折處，今坊間有歸方①評點本史記出售，然明史文苑傳、列朝詩集小傳、王撰墓誌銘等，皆不

曾說起他評點史記的事，故這事未必可信。然前清乾隆時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已評論歸氏圈點史記，可見此種史記流傳已久了。

○方爲方苞。

歸有光的性情純厚，懇摯，已如上文所言。王錫爵所撰的墓誌銘，又有幾句說道：「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又云：「爲湖州長興令，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立解之。」這兩番話，也可以見他的性情的一斑。

(二) 歸有光的文集

歸震川的文集，先後有四種刻本：其一，是他的門人王子敬替他在福建刻的。其二，是他的子孫替他在崑山刻的，稱爲「崑山本」。其三，是他同宗的人歸傳道替他在常熟刻的，稱爲「常熟本」。其四，是他曾孫歸元恭在清康熙時重行編刻的全集。○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共四十卷。今四部叢刊，四部備要，皆據

此本重印。另有三吳水利錄四卷，不在全集之內。

①此本最好。於「崑山本」「常熟本」異同處，多所校訂。

(三) 歸有光文學的源流

歸有光的文學，是出於史記及韓歐，前人已經論定了。現在採錄各說如下：
列朝詩集小傳云：「熙甫爲文，原本六經，而好太史公書，能得其風神脈理。其於八家，自謂可肩隨歐曾，臨川不難抗手。」

王世貞歸太僕贊序云：「先生於古文詞，雖出之於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自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

王錫爵所作墓誌銘云：「先生於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爲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於言語之外，嗟嘆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

方望溪書震川文集後云：「震川之文，發於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

近古之文，不修飾而能情辭并得，使覽者惻然有隱，其氣韻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歐、曾，而少更其形貌耳。」

姚姬傳云：「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韻疎淡，是於太史公有深會處。」

曾滌生云：「歸文有寥寥短章，而逼真史記者，乃其最高淡處。」

統觀以上各人的話，可以知道歸有光文學的淵源了。以上各人：有的和歸有光同時，有的是前清的文學名家，他們的話，都是可相信的。然照我看來：史記包羅萬有，後世韓愈、歐陽修，雖同出於史記，而韓得史記之氣，歐得史記之神，各得一偏，便各成一家。歸有光熟讀史記，而自己說「追隨歐曾」，可見他也是得到史記之神，和歐陽修是一路的。又因他的天性富於感情，描寫家庭、朋友間的瑣碎事情，無處不有深情寄託，確和歐陽修相似。而描寫忠實的地方，更非歐陽修所不能及。他的文學所以能自成一派，爲前人所沒有的。

歸有光的文學，上承史記、歐陽修，下啓方苞、姚鼐，爲「桐城文」之遠祖。○這是一般人如此說的，因爲「桐城派」重要的份子方苞、姚鼐，都很佩服歸有光；但看古文辭類纂裏所選的歸有光的文，非常的多，就可知了。

○方苞，爲方苞也。姚鼐，爲姚鼐。二人皆桐城人，故其所爲文，時人稱爲「桐城派」。「桐城派」在前清文壇上，極有勢力。

我以爲「桐城文」的平淡處，確是出於歸有光；然「桐城文」絕少感情，且力避俚俗，這兩端是和歸有光不同處。文學本是以感情爲主的，史記、歐陽修、歸有光的文，都富於感情；而「桐城文」就缺少感情。這樣說來：史記以後，只有歐陽修、歸有光能傳文學的正統；歸有光而後，就沒有了。歸有光的文的不避俚俗，也正是他的好處，照現在的人說，文學是應該如此的。

（四）歸有光文學的特點

歸有光文學的特點，就是前面所說過的兩種：其一，是有豐富的感情；其二，

是肯忠實的描寫。例如先妣事略云：

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

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啗不能言。

又云：

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

寒花葬志云：

一日，天寒，熱火煮勃薺，熟，婢削之盈甌；予自外入，輒取食之；婢持去，不與。

魏孺人笑之。

又云：

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卽飯，目匡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爲笑。

思子亭記云：

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塚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

耶！

凡是家庭間瑣瑣碎碎的事，其他文人不肯寫，不敢寫，不能寫的，他無不老實實，誠誠懇懇的寫出來。同時，有極豐富的感情，寓在裏面，使讀者如身歷其境，親見其人，而同時被他的感情所感動，而發生出同情來。

這本是文學家應有的任務；而不是真文學，也以此爲斷。可是，在中國的文學界中，像這樣的作品，實在不多。在宋以後，散文中決尋不出第二個人能和歸有光相比。

歸有光，可算是得到文學的真諦。所以他的文學，不但是有一時代的價值，實在是有永久的價值。

不過，他的全集中，也有許多無聊的作品。如別集裏的「應制文」，毫無道理，不必說了。○就是正集裏的「論說」，也沒有價值；因爲他的思想並不好。「詩文」「贈序」也無謂。因爲多半是無聊的應酬作品，甚且是賣錢○的作

品。所以他的不朽的作品，還是關於家庭、朋友間的幾篇「小記」、「墳志」。

我們固然要認識他的文學中真好的作品；同時，也要認識他文學中極壞的作品。不能一味的恭維他。

①「應制文」就是科舉時應考做的文字。歸有光別集中，有這一類的文字四卷。以外「行紀」、「小簡」等數卷，也不甚好。②他的「小簡」中，有說起替人家作「壽序」作「傳」而受酬的事。可見他曾以文章賣錢的。又按，此種風氣，在韓愈時已盛行。就是所謂「諛墓之金」了。

(五) 本書選註的標準

說到本書選註的標準，應該分開兩層來講：一層是選，一層是註。

選的方面，完全以前面第四節裏所說的話爲標準。關於描寫家庭、朋友間的瑣事的作品，選得最多。其他能發表他的性格的作品，也酌選了幾篇。無謂的作品，一概不選。所以在四十卷全集之中，雖然只選了三十篇，卻是我們讀了這三十篇，對於歸有光的文學，已很可以供我們的賞鑒了。此外再有古文辭類

纂等選本所選過的幾篇某烈婦傳，某節婦傳，在他們以爲和「風化」有關，所以把他大選特選了；然在今日看起來，未免是思想太陳舊了，所以也一概不選。關於註的方面，以簡明二字爲標準，可省則省，不必強加無謂的註解。況歸有光的時代，去今很近；他的文，又趨近「白話化」，所以註解並不多。

他的文集，在四種刻本之中，以歸元恭刻的一種爲最完備，最精。本書即根據此本，而加標點的。他的文集，以前沒有人校註過，這是第一次。我曾發現可疑的地方數起，如亡兒翻孫壙誌中「鰲鰲」疑爲「鰲鰲」之誤，「檀弓」記曾子問諸篇「一句，「記」字上疑脫一「雜」字；不敢說原文必誤，不過是一種疑問罷，所以並未在原文上改正，只附記在註解裏。

關於評論歸有光的文學，我在前幾年，曾經做兩次論文，很引起人家的注意；這篇「緒言」，可算是第三篇，這篇緒言出世以後，前兩篇可作廢了。

民國十七年一月，胡懷琛作於上海。

目錄

沈次谷先生詩序	一
守耕說	二
東隅說	四
懷竹說	五
莊氏二子字說	七
二子字說	九
送陳子加序	一〇
見村樓記	一二
見南閣記	一四
見荅書舍記	一六

容春堂記……………一八

雪竹軒記……………二〇

滄浪亭記……………二二

花史館記……………二三

野鶴軒壁記……………二五

吳山圖記……………二六

重修承志堂記……………二八

陶菴記……………三〇

畏壘亭記……………三一

思子亭記……………三三

項脊軒記……………三四

震川別號記……………三七

家譜記·····	三八
亡兒翺孫壙誌·····	四一
女如蘭壙志·····	四七
女二二壙誌·····	四七
寒花葬志·····	四九
先妣事略·····	五〇
何長者傳·····	五二
筠溪翁傳·····	五四

沈次谷先生詩序

余少不自量，有用世之志，而垂老猶困於閭里，益不喜與世人交，而人亦不復見過；獨沈次谷先生數數過予，必以其所爲詩見示，而商確其可否。

先生今年七十有八，耳目聰明，筋力强健，時獨行道中，人至山麓水涯，及佛老之宮，往往見之。蓋先生同時人多凋謝，興之所寄，徒獨往耳，無與俱也。

一日，先生手自編平生所作，凡若干卷，俾余序其首。夫詩之道，豈易言哉！孔子論樂，必放鄭衛之聲；○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摹擬，剽竊，淫哇，浮豔之爲工，而不知其所爲敝，一生以爲之，徒爲孔子之所放而已。

○放禁絕也。鄭衛之聲，謂國風中鄭國衛國之詩。論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今先生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謠，憫時憂世之語，蓋大雅君子之所不廢者。

文中子○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斯已

久矣。詩可以不續乎！蓋三百篇^③之後，未嘗無詩也。不然，則古今人情無不同，而獨於詩有異乎！夫詩者，出於情而已矣。

①文中子隋王通也，其所著書名曰文中子。

②周有採詩之制，朱子曰：『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

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其詩卽今日之國風也。文中子

云云，謂採詩之制，今不行也。國風有「正風」「變風」之分，故曰不明變。③三百篇謂詩經，凡三

百十一篇，舉其大數而稱之。

次谷知詩者，敢并以是質之。而其巖處高尙之志，世路艱危之跡，見於其自序者詳矣，故不論。

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虔伯，予因二君蓋知虔伯也。

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爲其女夫，予因虔伯蓋知翁也。

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而釣而弋，③而獵較，④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已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已而已也。志乎古者，爲耕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樊遲孔子弟子。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見論語。○耕

也。餒在其中矣。見論語。朱註：『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見論語。

朱註：『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弋，以生絲繫矢而射宿鳥。』此引孔子事，謂孔子亦釣，亦弋也。

④較音角（ㄐㄩㄥˋ ㄓㄠˋ）相競也。獵較田獵時，每取禽獸以祭也。春秋時有此俗。孟子：『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

東隅說

東海之際，謂之東隅。⊖西海之際，謂之西隅。南海之際，謂之南隅。北海之際，謂之北隅。中央之際，謂之中隅。

⊖隅邊側之地曰隅。

人知四海之際，謂之隅；庸詎知中央之謂隅也！知中央之爲隅，庸詎知四海之隅，不謂之中耶！子適於其東，而號曰東隅；庸詎知三海之際，不有與我相角者，從三海之際而觀之，而號曰東隅，去三海之際而觀之，庸詎知我爲東隅者！故東隅者，適然者也。

方物之生，各有所適：蜀人奚必知越，越人奚必知燕哉！今子處乎東者也，循

是以西，天不加固，地不加方；循是而又東，天不加墮，地不加傾。弭節乎暘谷①之地，總轡乎扶桑②之墟，仰角宿③之旦，啓曜靈④之藏，遊遨乎春宮，泛觀乎溟渤，夷然隱几而嘯，倚梧而吟者也。

①暘音陽。（一九）暘谷日出處。

②扶桑亦日出處。淮南子：『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

③宿音秀。（二一又）列星也。角星名。角宿角星也。

④曜靈，亦作耀。廣雅云：日名耀靈。

故東隅者，適然者也。適然，則幾乎道矣。

懷竹說

夏太常風流雅韻，寄於楮墨①間，意之所至，揮洒所及，有不自知。雖爲好事者所珍襲，然不足以爲太常重。蓋太常非命於竹者也，適也。而其子孫懷之者，非囿於竹者也，情也。

①楮謂紙也。楮墨猶言紙墨。

君子之於其先，雖涕唾遺物，莫不可珍，而悽愴怵惕。○有不能自己者。

○怵音黠。（糸）惕（糸）惕激切。（去）怵惕心動貌，驚貌。

然予有進於是焉：子孫之身，卽祖宗之身也，竹猶懷之，而況其身乎！凡人作事無法，浪言苟行，此心漫然任其所之，皆由於無所懷之故。知所懷也，則竦息顧慮，擇地而蹈，將不能以一日自安。況曰吾祖宗之身乎！被髮跣祖，○而號於市，人謂之狂；俄而纓冠振履，揖讓進退，人卽以爲儒者。在乎懷與不懷之間也。爲太常子孫者，必慎而○言，顧而行，深自貴籍。○若持重寶焉，惟恐失之，斯善懷矣。苟徒出於一時感動，俄而忘之，注意於殘楮敗墨間，而失其所以重，非君子所謂孝思也。

○跣（糸）赤足也。袒（糸）裸胸也。○而爾也。汝也。○籍（糸）踏也。

予祖母實太常之孫女，元孫煥，與予爲表弟，以「懷竹」自命，予故勗之如此云。

莊氏二子字說

莊氏有二子：其伯曰文美，予字之曰德實；其仲曰文華，予字之曰德誠。且告之曰：文太美則飾，太華則浮，浮飾相與，敝之極也。今之時則然矣。

夫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巧不如拙，辨不如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實；欲文之華，莫若德之誠。以文爲文，莫若以質爲文。質之所以生文者，無盡也。一日節縮，十日而贏，衣不鮮好，可以常服，食不甘珍，可以常餐。故曰：賁無色也。賁爲無色，非無色而後賁也。

吳在東南隅，古之僻壤。秦伯、仲雍○之至也，予始怪之，而後知聖人之用心也；彼以聖賢之德，神明之胃，日觀中原文物之盛，秘而弗施，乃和於俗，若入裸國，而顧解其衣，以其民含朴○而不可以漓之也。洎通上國，始失其故，奔潰放逸，莫之能止，文愈勝，僞愈滋，俗愈漓矣。

○泰伯虞仲周太王之二子，讓國於季歷，逃之荊蠻。泰伯所居，爲今江蘇吳縣；虞仲所居，爲今江蘇常熟。○朴同樸。

聞之長老言：洪武間，民不梁肉，閭閻無文采。女至笄而不飾，市不居異貨，宴客者不兼味，室無高垣，茅舍鄰比，強不暴弱，不及二百年，其存者有幾也。予少之時，所聞所見，今又不知其幾變也。大抵始於城市，而後及於郊外；始於衣冠之家，而後及於城市。人之有欲，何所底止，相誇相勝，莫知其已。負販之徒，道而遇華衣者，則目睨視，嘖嘖歎不已。東鄰之子，食美食，西鄰之子，從其母而啼。婚姻聘好，酒食宴召，送往迎來，不問家之有無，曰：吾懼爲人笑也。文之敝，至於是乎！非獨吾吳，天下猶是也。

○洪武間太祖年號。○采同彩。

莊氏居吾里中，獨以朴素自好，務本力業，供役於縣，爲王家良民。德實自樹，立門戶，而德誠賢王氏，皆以敦厚爲人所信愛。此殆流風末俗所浸灌而未及者。

其可不深自愛惜，以卽其所謂實，而勿事於飾；求其所謂誠，而勿事於浮；禮失而求之野，吾猶有望也！

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娶子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祐，字安孫以子寧。

念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懽聚之日蓋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

今母亡久矣，二子能勿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

抑此偶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儔。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

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予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尙，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羊叔子名祐，晉名臣，管幼安名寧，晉高士。

○夷謂伯夷，惠謂柳下惠也。

送陳子加序

昔余讀書鄧尉山中，○於郡西太湖○邊諸山，無所不陟，惟獨其北陽山，大石，聞其勝，舟行時過之，而以不得登爲恨。大石傍有陳翁居之，生平不知城市官府，其容頽○然，有太古之色。而其子子加，乃以文學俊秀遊郡邑，薦於鄉書○然子加之誠篤，猶翁之風也。

○鄧尉山在江蘇吳縣西南。

○太湖湖名，古震澤，又名笠澤，又名五湖，跨江浙兩省。

○頽音祈。

(く)長貌。

○薦於鄉書謂鄉試中式，卽中舉人也。爲科舉時代通用語。

子加與同縣殷一清，每出入必俱一清之誠篤，猶子加也。每計偕，○二人者

必同舟。而吾邑陳子達與相善。蓋三君皆以嘉靖己酉膺薦，數詘於南宮。○而予之被詘尤久，每下第還，三千里，三人者舟相先後，予時與子達同舟，時相呼過從也。歲歲逾淮，渡江而別。

○計偕謂徵召之人，偕郡國上計者俱至京師也。出漢書。明、清科舉時代，舉人赴會試，亦曰計偕。○詘於南宮謂會試被詘也。

今年天子欲新貢舉之法，思得敦朴○有道之士，則一清、子加宜襃然首選，而竟落第。余幸叨薦，而子達就調元城，一清方待舍選，子加以乞恩教饒○之浮梁。○余與三人俱在京師南薰街寓舍相近，雖一時聚會，然自此當離析，雖子加與一清無時不俱，而今亦異嚮矣。余欲如往時下第，舟先後相呼過從，不可得也。於是陳翁年七十，子加之乞恩爲祿養，以此子加將赴浮梁，過吳，歸拜其親。余以是序而送之，且以爲翁壽云。

○朴同樸。

○饒明饒州府。今江西鄱陽縣。

○浮梁縣名。明、清皆屬江西饒州府。今屬江西潯陽道。

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卽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爲江，未必然也。

○崑山縣名，今屬江蘇蘇常道。

○隍城池也。城外溝也。無水曰隍。

○婁江今江蘇吳縣之劉河，亦

稱婁江。然本文謂婁江已湮矣，則所謂古婁江，當別一江也。

吳淞江○白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

○吳淞江太湖之支流，至上海，合黃浦江入海。

○太湖見前送陳子加序。

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於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兗、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山、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洛，○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

○南昌明，南昌府。今江西南昌縣。○東兗明，清山東兗州府。舊府治爲今滋陽縣。汴指河南。楚指湖

北。○岱岳卽泰山。在山東泰安縣。嵩山在河南登封縣北。匡廬在江西星子縣北。一名匡山，通稱廬

山。衡山在湖南衡山縣。瀟湘二水名，均在湖南。洞庭湖名，在湖南省境。巴陵縣爲其入江之口。

中丞旣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漳港。有樓翼然出於城園。之上，前俯墮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

○闕音因。（一）城內重門也。○騰音乘，平聲。（二）田畦也。

余間過之，延實爲具飢。○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飢，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余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至暮，悵然而反。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卽方氏之故廬，予能無感乎！

○飢同飯。

中丞自幼攜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衢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予可以爲輓父之母乎！

○術邑中道也。

○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問於耶曼父（音鄒萬甫）之母，然後知之事，見禮記檀弓。

○本文中輓父卽曼父也。

延實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見南閣記

嘉靖○十九年，余爲南京貢士，登張文隱公之門，其後十年，沔州陳先生爲文隱公所取進士，余爲公所知，公時時向人道之，先生繇○是知余，而無從得而相見也。

○嘉靖明世宗年號。

○繇同由。

其後十五年，先生以山西按察副使罷，家居久之，而余始與先生之子文燭、玉叔同舉進士，在內庭遙見，相呼問姓名，甚懼，知先生家庭父子間道余也。因與之往來論文，益相契。間屬余記其所居見南閣者。

先生家在雲夢。○間而沔、漢。○二水繞之。先生於其居爲花園，中爲小閣，沔之勝可眺也。蓋取陶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爲名。每與玉叔讀書論道之暇，攜之登閣遠覽，而沔去江南諸峯絕遠，實無所見，姑以寄其悠然之意而已。

○夢讀平聲。雲夢古代二澤名。在今湖北安陸縣南。後堙爲陸地，悉爲邑居聚落，其稱爲雲夢。○沔漢二水名。在湖北。○陶靖節晉陶潛，字元亮，又字淵明，諡靖節先生。

一日天新雨晴，淨無雲，與玉叔凭欄，忽見諸峯湧出，樓觀層疊，崢嶸靚麗，久之而後散，而實非江南諸山也。余聞登州有海市，○而往歲華亭。○海上從金山忽見海市。前此蓋所未聞。而史稱衛州。○城旣徙，而故時城堞樓櫓浮圖之影，皆與日中見之。神理變幻不可知。大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象，宮闕雲氣，各象

其山川，殆有是耶！登州海市，出於春夏，而東坡以歲晚禱海神，一日而見之，賦詩以自喜云：「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又云：「潮陽太守南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⑤今之所見，又非海市石廩比也。先生父子必能賦之。

①登州明、清山東登州府，今山東蓬萊縣。海市海面空際，倒映遠處樓臺城郭之幻景，舊謂之海市。

②華亭今江蘇華亭縣。

③金山今江蘇金山縣。

④衛州今河南汲縣。

⑤潮陽縣名，明清屬廣東

潮州府，今屬廣東潮陽道。石廩猶言石庫。祝融衡山有祝融峯，此謂幻景如石堆成峯也。

余於陳氏兩世師門之誼，又重以玉叔之請，且又因以自通於先生，而爲之記云。

見苓書舍記

長洲劉遜，與余友盛應正同年家子弟相好，又與余同在太學，應正數稱遜之爲人讀書好古，等於行誼。遜所後父，爲水部。①君，水部君嘗自號飯苓子，水部

君卒，遜以「見苓」扁其書舍，以寓思親之意。間因應正屬余爲記。

○水部官名。

余曰：人子於其親之亡，不可得而見；思之，則見之矣；無所不思，則無所不見矣。書舍，遜之所常居也；於是而見飯苓子焉，可以見遜之無所不思也。禮爲人後者，受重而以尊服服之，服之以其父母，而祭之以其父母。夫以爲其文則然；至於其情，或容有不可強者。而遜於水部君，又重之以父母之思，推是心也，可謂厚之至矣。

而吳中士大夫載水部君之行事，蓋云：君初舉進士，以親老，不肯就官，懇疏歸養；比親喪服闋，所親力勸之出，君不得已，一至京師，當正德○之初，中官○乘勢陵轢○天下士大夫，君爲主事，領漕事，居濟上○，無何，卽引病長往。其號飯苓子以此。

○正德明武宗年號。

○中官太監也。武宗時，太監劉瑾專權，士大夫爲所害者甚多。

○轢音歷。

(力一)陵轢[△]欺凌之意。[△]四濟[△]上疑指山東濟寧。濟寧臨運河，文云：『領漕事，居濟上。』故濟上當指濟寧。

余因感遜之厚，又嘆水部君之廉於進取，其風概不獨引使劉氏子孫傳之也。

容春堂記

兵溪先生爲令清漳之上，與監郡者不合，例得移官，卽拂衣以歸，占園田於縣之西小虞浦，去縣治二里所。蓋自太湖東吳淞江蜿蜒入海，江之南北散爲諸浦，如百足，而小虞浦最近縣，乘舟往來，一日可數十回。園有堂，啓北牖，則馬鞍山如在簷際，間植四時之花木，而戶外清水綠疇如畫，故先生名其堂曰容春。自謂春於天地之間，雖陰山雪嶺，幽崖寒谷，無所不之，而獨若此堂可以容之者，誠以四時之景物，山水之名勝，必於寬閑寂寞之地，而金馬玉堂，紫扉黃閣，不能兼而

有也。

昔孔子與其門人講道於沂水之濱，當春之時，相與鼓瑟而歌，悠然自適，天下之樂，無以易於此矣。夫子使二三子言志，迺皆舍目前之近，而馳心於冠冕佩玉之間，曾點獨能當此時而道此景，故夫子喟然嘆之，蓋以春者衆人之所同，而能知之者惟點也。①

○孔子使弟子言志；子路、冉有、公西華所對，皆志在政事。獨曾點對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見論語按：沂水源出今山東鄒縣，經曲阜，入泗水。或謂其地有溫泉，故曰浴乎沂。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故曰風乎舞雩。朱註：『曾點之學，蓋有以見乎人欲盡處，大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

陶淵明歸去來辭云：『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淵明可以語此矣。先生屬余爲堂記，因遂書之。

雪竹軒記

馮山人爲予言：「吾甚愛雪竹，故人以『雪竹』呼吾，因以名吾軒，請子記之。」

予不暇以爲，而山人求之數歲，或以詩，或以書，日月一至。予以山人所以得於雪竹者，山人白知之，豈有假於予之言，是以曠歲而不答也。

山人少喜爲詩，詩出，而上海陸文裕公亟稱之。先是，山人居崑山之安亭，及予來安亭，則山人已遷上海界中，與安亭隔一江。予嘗過永懷寺，愛其古桂，坐久之，問寺中所往來者。僧曰：「地僻，絕無人，惟有馮山人時時過江來，獨吟桂樹之下。」予後數見之於張通參之座，通參與湖州劉尙書爲社會，二公皆稱山人爲篤實君子。

去年，山人年老矣，與通參遊匡廬、武夷，還，而示予紀遊詩一編。予戲曰：

『馮先生之雪竹，必求之匡廬、武夷間耶？』

○匡廬見前見村樓記註。武夷山名，在福建。

今年，予買田青浦之崑塘，山人與予書曰：『吾近卜築盤龍，與崑塘近，子來觀我雪竹。』予性懶，不能謁青浦令，爲其所怒，所買田幾爲奪去，予亦削迹茲土矣。

○削迹茲土，猶言不至其地也。

山人復遣其子來曰：『吾前告子雪竹軒，復移盤龍也。吾今老於此，子許我記，幾年不能得，今吾且暮死，惟欲得子一言，是吾心也。』予問山人起居，其子曰：『去年與通參行郡中，老人目不能了了，道間有古井，無石欄，不覺越過之，幾墜自此不復出。每自歎曰：『匡廬、武夷，不可復至矣。雪竹則何所無之。』』其子去，又數數書來，會予方北上，思欲一造山人之竹所，而不能矣，因書之以告別，且使揭之楣間，爲雪竹軒記云。

滄浪亭記①

浮圖②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卽蘇子美③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

①浪讀平聲，滄浪亭在今江蘇吳縣城內，詳見本文。

②浮屠，「佛陀」之異譯，僧也。

③蘇子美，名

舜欽，宋初人，有滄浪亭記。

余曰：『昔吳越④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⑤治南園於子城⑥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迤，淮海納士，⑦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⑧望五湖⑨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⑩闔閭夫差之所爭，⑪子胥、種蠡之所經營，⑫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

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徧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漸，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

①吳越五代時錢鏐割據今浙江，號吳越。

②廣陵王錢鏐第六子，名元璵，中今蘇州。

③子城附

屬於大城之小城也。

④淮海納士謂宋興，錢鏐以其土歸宋也。

⑤姑蘇臺在今江蘇吳縣西南，春

秋時吳王夫差所築。

⑥五湖卽江蘇之太湖。

⑦太伯虞仲周太王之三子，讓位於其弟季歷，太伯

逃吳，虞仲逃荆蠻，伯所居，卽今吳縣，仲居虞山，卽今常熟縣。

⑧夫，音扶。⑨闔閭夫差皆春秋

時吳國之君，與越爭霸，後夫差爲越所滅。

⑩子胥伍子胥也，吳臣，種文稱，蘇也，蘇皆越王勾踐臣，佐

勾踐滅吳。

⑪測音四（ム），去聲，盡也，滅也。

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爲滄浪僧云。

花史館記

子問居長洲①之甫里，余女弟增也。余時過之，泛舟吳淞江，遊白蓮寺，憩安隱堂，想天隨先生②之高風，相與慨然太息，而子問必挾史記以行。

①長洲，明清時縣名，屬今江蘇省，民國併入吳縣。②天隨先生，唐 陸龜蒙，字魯望，隱居松江之甫里，自號江湖散人，又號天隨子。

余少好是書，以爲自班孟堅③已不能盡知之矣，獨子問以余言爲然。問歲不見，見必問史記，語不及他也。

③班孟堅，漢班固，字孟堅，著漢書。

會其堂燬，新作精舍，名曰花史館，善植四時花木於庭，而皮④史記於室，日諷誦其中，謂人生如是足矣，當無營於世也。

④皮，音兒，（41）置也。

夫四時之花木，在於天地運轉，古今代謝之中，其漸積豈有異哉！人於天地間，獨患其不能在事之外，而不知止耳。靜而處其外，視天地間萬事，如庭中之花，

開謝於吾前而已矣。自黃帝迄於太初，○上下二千餘年，吾靜而觀之，豈不猶四時之花也哉！

○太初漢武帝年號。按太史公自序謂史記始於黃帝，至於麟止；麟止，指元狩元年，不當云太初。

吾與子問所共者，百年而已，百年之內，視二千餘年，不啻一瞬，而以其身爲己有，營營而不知止，又安能觀世如史，觀史如花也哉！

余與子問言及此，抑亦進於史矣，遂書之以爲記。

野鶴軒壁記

嘉靖○戊戌之春，予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

○嘉靖明世宗年號。

吾崑之馬鞍山，○小而實奇，軒在山之麓，旁有泉，芳冽○可飲，稍折而東，多盤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崖，亦謂劉龍洲墓，以宋劉過葬於此。○墓在亂石中，從

墓間仰視，蒼碧嶙峋，^④不見有土，惟石壁旁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往。意其間有仙人居也。

○馬鞍山一名崑山，在今江蘇崑山縣。

○冽音列。（力一世）水清也。

○劉過字改之，號龍川，宋

詞人。

④嶙音鄰。（力一フ）峋音荀。（ムフ）嶙峋山起伏不平也。

始，慈溪楊子器名父創此軒，令能好文，愛士，不爲俗吏者，稱名父，今奉以爲名父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於此耶！

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煮茗，翻爲主人。予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

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尙有西子之遺跡，○若虎邱、劍池

及天平尙方支硎^④皆勝地也。而太湖^⑤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沈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

○吳長洲二縣名，今併爲吳縣。

○白穹窿至西脊皆山名。銅井在鄧尉之西南，晉時曾於此取沙鍊

銅。

○靈巖山名，相傳其上有吳王館娃宮故址。

○虎邱卽虎阜，劍池在虎丘，天平尙方支硎皆山

名。

○太湖古震澤，又名笠澤，又名五湖，跨江浙兩省。

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君之爲縣，有惠愛，百姓拔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

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戶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旣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晉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

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

○惓惓懇摯之貌。

○子瞻蘇軾之字。

○韓魏公韓琦也。宋英宗時封魏國公。

○黃州今湖北黃

崗縣。

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重脩承志堂記

吾家舊宅，在宣化里者，吾大父○亦不知其何所始。第云高大父於成化初，始創承志堂，時大父方齠齔，○上梁之日，有二鶴翔止於梁上，觀者千人，皆以爲吉祥壽考之徵。大父爲太常卿夏公孫培，夏公親題其額曰承志堂。

○大父祖父也。

○齠音條。

（去一么）

齔同齠，音襯。

（一）

齠齔兒童毀齒時期也。後以爲兒童

之稱。

其後高大父又自別創宅於須浦之上，吾生之年，高大父夢有人謂曰：「公何不作高元嘉慶堂？」高大父覺而喜曰：「城中必得孫矣。」城中蓋指今舊宅，大父居也已而吾與伯兄皆生，高大父遂以次年創堂須浦，顧太史九和爲之記，然吾大父猶自居城中。

先是，堂前嘗有虹起，屬天。又大父闢西園，好植薔薇，須浦創堂之前年，春花盛開，花中復有蟲，作重疊樓子，週圍滿架，五色燦爛，所未有也。西園南有井，雖大旱，不竭，人亦以爲非泉甘美，能益人壽，以是大父與世父及先君，皆饗高年。

隆慶○二年，吾自吳興還，因返舊宅，支撐傾陟，○完葺○破漏，明年二月，僅還舊日之觀。歐陽公題王太師畫像云：「畫已百年，完之又可得百年。」吾脩此堂，亦謂尙可及百年也。第年往歲徂，德業不聞，無以副前人命堂之志，且以去吾祖父之生，不至十年，依依仰止，豈勝怵惕悽愴之情云。

○隆慶明穆宗年號。

○陟音舵。（去又正）壞也。（葺音緝。（古一）修補也。

陶菴記

余少好讀司馬子長書，^①見其感慨激烈，憤鬱不平之氣，勃勃不能自抑，以爲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於我，決不當以一時之所遭，而身與之遷徙上下，設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閭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動於眉眦之間哉！

（司馬子長，司馬遷也。司馬子長書，謂史記。）

蓋孔子歟！美顏淵，^②而責子路之慍見，^③古之難其人，久矣！已而觀陶子，^④

之集，則其平淡冲和，瀟灑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於窮，而直以窮爲娛，百世之下，諷咏其詞，融融然塵查^⑤俗垢，與之俱化，信乎古之善處窮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進於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⑥易代之間，謂爲大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苦迫於外，飢寒慍^⑦於居，而情性不撓，則於晉、宋間真如

蚍蜉^⑦聚散耳。

①孔子對哀公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見論語。②孔子在陳，絕糧，子路慍見曰：『君

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論語。③陶子謂陶淵明。④查同濟。物之糟

粕也。⑤元熙晉恭帝年號。是年，劉裕篡晉，號宋。⑥慍音慘。⑦蚍蜉大蟻也。

昔虞伯生○慕陶，而並諸邵子○之間；予不敢望於邵，而獨喜陶也。予又今之窮者，扁其室曰陶菴云。

①虞伯生，字伯生。②邵子，宋邵雍，字堯夫。講安天樂命主義。其所著詩歌，曰擊壤集。

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予妻之家在焉，予獨愛其宅中閒覩。○

①畏壘，山名。出莊子。詳見本文。②澆音矯。③一么，薄也。④覩同覩。

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爲山，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遶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鎮古剎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予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智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

○庚桑楚人名。老聃弟子。

○擁腫無知貌，又醜陋貌。

○鞅掌煩勞失容也。

而予居於此，竟日閉戶，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荆棘之中；予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爲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忻同欣。

思子亭記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爲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

○震澤，卽太湖也。

嘉靖○壬寅，予始攜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

○嘉靖，明世宗年號。

江至此欲涸，蕭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羨○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宏○邃○，山池亦勝，足以避世。

○輞川，唐王維隱居處。

○陽羨，漢縣，故城在今江蘇宜興縣南，地臨太湖，山水風景甚佳。

○宏，寬

大也。○邃，深遠也。

予性懶出，雙扉盡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長走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平生之樂事也。

十二月己酉，攜家西去，予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少，至是去而不

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七閼寒暑，山池草木門階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

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塚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廓，極目於雲烟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

○原有哀詞，今從古文辭類纂刪去。

項脊軒記

○

項脊軒，舊南閣也。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脩葺，使不上漏。前闌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積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

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

○項脊軒名。蓋取短仄之意，謂如在項脊間也。項脊軒記一作項脊軒志。○閣卽「閤」之「閣」。

門旁戶也。

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

○爨音竈。（ㄘㄨㄣˋ）炊爨也。異爨謂一家分居，而各自炊爨也。

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閤，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一語未畢，余泣，嫗亦泣。

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

在此大類女郎也！一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①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②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

①大母祖母也。

②笏古代臣子朝君時手所執之物，以象牙爲之，故曰象笏。

③宣德明宣宗年號。

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

項脊生①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②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③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埴井之蛙④何異？」

①項脊生歸有光自號也。

②蜀，寡婦，名清，其先得丹穴，（按，謂產丹砂之礦也。）擅其利數世。秦始皇爲築女懷清臺以嘉之。見史記貨殖列傳。

③劉玄德三國時，劉備，字玄德。隴中孔明未出時，居襄陽隆中，躬事農桑。

④埴，同坎，坎井之蛙，謂坎井中蛙，所見小也。莊子：井蛙不可以語海。

余既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

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脩。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震川別號記

余性不喜稱道人號，尤不喜人以號加己，往往相字，以爲尊敬。

一日，諸公會聚里中，以爲獨無號稱，不可，因謂之曰：『震川。』余生大江東南，東南之數，①唯太湖，②太湖亦名五湖，尚書③謂之震澤，故謂爲震川云。其後人傳相呼，久之，便以爲余所自號，其實謾應之，不欲受也。

① 數音叟，上聲。（△又）大澤也。

② 太湖見前吳山阿記註。

③ 尚書卽書經。

今年居京師，識同年進士信陽何啓圖，亦號震川，不知啓圖何取爾，啓圖大復先生之孫，汴省發解第一人，高才好學，與之居，恂恂然，蓋余所忻慕焉。昔司馬相如慕蔣相如^④之爲人，改名相如，余何幸與啓圖同號，因遂自稱之。

①何大復明弘治時，何景明號大復，爲當時著名文人。②汴，河南省也。③忻，同欣。④司馬相如

漢武帝時人。蔣相如戰時國趙人。

蓋余之自稱曰震川者，自此始也。因書以貽啓圖，發余慕尙之意云。

家譜記

有光七八歲時，見長老，輒牽衣問先世故事，蓋緣幼年失母，居常不自釋，於死者恐不得知，於生者恐不得事，實創巨而痛深也。

歸氏至於有光之生而日益衰，源遠而末分，口多而心異，自吾祖及諸父而外，貪鄙詐戾者，往往雜出於其間，率百人而聚，無一人知學者，率十人而學，無一

人知禮義者，貧窮而不知卹，頑鈍而不知教，死不相弔，喜不相慶，入門而私其妻子，出門而誑其父兄，冥冥汶汶，將入於禽獸之歸，平時呼召友朋，或費千錢，而歲時薦祭，輒計杪忽，①俎豆②壺觴，鮮或靜嘉，諸子諸婦，班行少綴，③乃有以戒賓之故，④而改將事之期，⑤出庖下之餽，⑥以易薦新⑦之品者，而歸氏幾於不祀矣。

①杪忽甚小之數。輒計杪忽，謂祭祀之費，雖杪忽亦必吝惜也。

②俎豆二器名。皆爲祭祀盛羞蔬之

器。

③班行少綴，言不能綴成班行也。卽不敬之意。或戒約也。賓客也。戒賓謂私人之宴也。

④將

奉也。將事奉祭之事也。此謂以私宴之故，而改祭祖之期也。

⑤庖下廚下也。餽音俊。庖下食

餘之物也。

⑥薦新以新出之食品祭祖先也。此謂以食餘之物以祭祖，而以薦新之品以供己食也。

小子顧瞻廬舍，閱歸氏之故籍，慨然太息流涕曰：嗟乎！此獨非素節翁之後乎！而何以至於斯也？父母兄弟，吾身也；祖宗，父母之本也；族人，兄弟之分也；不可以不思也。思則飢寒而相娛，不思則富貴而相攘；思則萬葉而同室，不思則同

母而化爲胡越。思不思之間而已矣。

○秦節翁常爲歸氏先人之別號。

○胡地在北，越國在南，南北隔絕也。

人之生子，方其少時，兄弟呱呱懷中，飽而相嬉，不知有彼我也；長而有室，則其情已不類矣；比其有子也，則兄弟之相視，已如從兄弟之相視矣。方是時，惟恐夫去之不速，而孰念夫合之之難，此天下之勢所以日趨於離也。吾愛其子，而離其兄弟，吾之子亦各念其子，則相離之害，遂及於吾子，可謂能愛其子耶！

有光每侍家君，歲時從諸父兄弟執觴上壽，見祖父皤，然白髮，竊自念吾諸父兄弟，其始一祖父而已，今每不能相同，未嘗不深自傷悼也。

○皤，音婆（父已）白也。

然天下之事，壞之者自一人始，成之者亦自一人始；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子之人，而況於骨肉之間乎？古人所以立宗子者，以仁孝之道責之也。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無世家而孝友之意衰，風俗之薄，日甚，有以也。

○周制宗法，立嫡長子，謂之宗子。

有光學聖人之道，通於六經之大指，雖居窮守約，不錄於有司，而竊觀天下之治亂，生民之利病，每有隱憂於心，而視其骨肉，舉目動心，將求所以合族者而始於譜，故吾欲作爲歸氏之譜，而非徒譜也，求所以爲譜者也。

亡兒翺孫壙誌○

嗚呼，余生七年，先妣爲聘定先妻，而以吾姊與王氏，一年，而先妣棄余。余晚婚，初舉吾女，每談先妣時事，輒夫婦相對泣。又三年，生吾兒，先妻時已病，然甚喜，呼女婢抱以見舅氏。臨死之夕，數言二兒，時時戟二指以示余，可痛也！

○翺音曾（ㄗㄨㄥˋ）壙音曠（ㄎㄨㄤˋ）墓穴也。

蓋吾祖始有曾孫，故其母字之曰曾孫。余重違其母言，又以曾孫不可以爲諱，故名翺孫云。時吾兒生甫三月，日夜望其長成，至於今十五六年，見吾兒丰神

秀異，已能讀父作書，常自喜先妻爲不死矣。而先妣晚年之志，先妻垂絕之言，可以少慰也。不意余之不慈，不孝，延禍於吾兒，使吾祖、吾父，垂白哭吾兒也。

吾兒之亡，家人無大小，哭盡哀；今母之黨，皆哭之愈於親甥；其與之游者，相聚而哭，其性仁孝，見父母若諸母，尙有乳哺之色，慈愛於人，多大人長者之言，故其死莫不哀。

始余憐吾兒，不甚督課之，或以爲言，余獨自念，如吾兒當自不待督課也。嘗試之三史，^①卽能自解諸生來問學者，余少出，令兒口傳，往往如所言，或入自外舍，輒就几旁展卷，視所讀何書，余閒居無事，學著書，每一篇成，卽持去，忻然朗誦，與之言世俗之事，不屑也。

○昔以史記、漢書、東觀漢記爲三史，今所謂三史當係指史記、前漢書、後漢書而言。

一日，余與學者說書，退食，方念諸子天寒，日已西，尙未午餐，使人視之，則兒已自母，僞具食矣。

洞庭有來學者，貧甚，余館之。兒時造其室，視食飲，殷勤慰藉，其人爲之感泣。余與妻見市宅，直已讎，而求不已；兒每從容言：「房舍大宅而居小宅，可念，吾父終當恤之，他勿論也。」

余誤答一人，兒前力爭之，余初不省，而後悔，答者聞兒死，爲之大哭。

余窮於世久矣！方圖閉門教兒子，兒能解吾意，對之，口不言，而心自喜，獨以此自娛，而天又奪之如此，余亦何辜於天耶！

歲之十二月，余病畏寒，不能早起，日令兒在臥榻前誦離騷。○音聲琅然，猶在吾耳也。

○離騷戰國時屈原所作。

○琅音郎（力尤），玉名。琅然謂讀書聲清徹如玉也。

會外氏之喪，兒有目疾，不欲行，強之，而後行，蓋以己西往，甲子死也。方至外氏，姿容粲然，見者歎異，生平素強壯，無疾也。執意出門之時，姊弟相攜，笑言滿前，歸來之時，悲哭相向，倏然獨不見吾兒也！前死二日，余往視之，兒見余夜坐，猶曰：

『大人不任勞，勿以吾故不睡也。』曰：『吾母勿哭我，吾母羸弱，今三哭我矣。』又數言：『亟攜我還家。』余謂：『汝病不可動。』卽顰蹙甚苦，蓋不聽兒言，欲以望兒之生也；死於外氏，非其志也。嗚呼！孰無父母？妻子余方孺慕，天奪吾母，知有室家，而余妻死，吾兒幾成矣，而又亡。天之毒於余，何其痛耶！

吾兒之孝友聰明，與其命相，皆不當死。三月而喪母，十六而棄余，天之於吾兒，何其酷耶！當時足不踰閩外，而以旅死，其又何耶！

術者曰：『外氏之喪，以甲寅呼癸巳，』吾兒，癸巳生也。青鳥之書，①僂瑱拘畏，②常以爲不可信，其又足以移禍福於人耶！禹鼎淪沒，九黎亂德，③是何白日晦冥，邪鬼鴟張，神奸傲擾，王虺封豕，長爪巨牙，暴橫於原野之間邪！何美好清淑如吾兒，使之摧折沈埋，必蒙俱而醵醢④者，乃享富貴而長世也！夫服仁義，稱先王，非獨世之所嗤笑，抑亦人之所嫉惡也。

①青鳥之書，謂關於葬喪擇日選地之書也。②僂，音規。《義》、《上聲》。僂瑱，猶言瑱瑱。拘畏，忌諱。

也。②禹鼎禹鑄九鼎，爲傳國之器，秦攻西周，取九鼎，其一沈入泗水，故謂「禹鼎淪沒」，九黎卽後之三苗，亂德謂其爲亂也，此處謂暴亂之人，恃勢橫行也。③俱音欺。（く）古之像神以逐疫者，四目爲一方相，兩目爲「俱」。蒙俱謂蒙面爲俱，此處謂面目醜陋，如蒙俱也。驚音止，去聲。（出）猛鳥也。驚音畫，平聲。（出又）驚驚意謂兇暴也，然「驚驚」二字連用，未詳所本，當爲「驚」一字之誤。「驚」同「戾」。

余熒熒①世路，落落無所向，回視三稔②，韓子③所謂『少而強者不可保，而孩提者可冀其成立耶！』

①熒音耶。（く）熒熒單獨無依也。

②稔稔子也。幼子也。三稔謂稔子三人。

③韓子謂韓愈

也。下文所引，爲韓愈祭十二郎文中語。

嗚呼！吾於世已矣！按禮：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是適子亦殤也。而春秋伯姬卒，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郎之戰，汪錡死，魯人欲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

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先王之禮，爲之大法而已，至於因時損益，輕重之宜，一聽之於人。檀弓記曾子問○諸篇可見矣。

○伯姬卒，事見春秋魯襄公三十年。郎之戰，事見春秋魯哀公十一年。及禮記檀弓。○檀弓曾子問

各爲禮記之一篇。曾子問，皆記曾子問葬喪之禮於孔子。檀弓亦多記葬喪事。原文「記」字不可解。疑「記」字上脫一「雜」字。雜記，亦禮記之一篇，亦言喪葬事。

夫禮之精微，不能一一而傳也。念悲吾母之志，而先妻於是真死矣，故字之曰子孝，而以成人之喪治之，蓋吾祖吾父之所痛，國人之所許，而先妣之志之所存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夫延陵季子之葬子，非古有也；而孔子之所謂，合禮者也。余於吾兒，欲勿殤也，其可乎？

○延陵季子吳季札也。其長子死，葬之，孔子稱其知禮。事見禮記檀弓。

死之四日，丁卯，爲壙於縣之金潼港，先高祖承事郎府君饗堂之東房，渴葬，未成葬也，書以志余之悲而已矣。嘉靖二十有七年歲次戊申十有二月某日。

女如蘭壙志^①

須浦先塋^②之北，纍纍^③者，故諸殤冢^④也。坎方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

①如蘭其女之名也。壙音曠。(ㄎㄨㄥˋ)墓穴也。②塋音營。(ㄩㄥˊ)墓地也。先塋謂先人之墓地也。③纍音淚平聲。(ㄌㄞˊ)纍纍各個相連綴也。④殤音商。(ㄕㄨㄥˊ)未成年而死者爲殤冢同塚墓也。

女生踰周，能呼予矣。嗚呼！母微，而生之又艱，予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臨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爲也？

①微謂衰弱也。

女三壙志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予以爲奇。

今年，予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予，輒常常呼予一日，予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予出門，二二尙躍入予懷中也。

○光福山卽鄧尉山，在今吳縣。

旣到山數日，日將哺，予方讀尙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卽言，第言他事。徐却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爲嘉靖己亥三月丁酉。

○尙書卽書經。

予旣歸爲棺斂，以某月日，瘞○於城武公之墓陰。嗚呼！予自乙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旣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也已！

○瘞音翳（一）埋藏也。

寒花葬志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

○寒花其婢女之名也。○媵音孕。（一）此謂陪嫁婢也。○不卒不終也。

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

○雙屈髮爲髻也。

一日，天寒，熱火煮芣薺，熟，婢削之盈甌，予入白外，取食之；婢持去，不

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卽飯，目睚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爲笑。

○熱燒也。○芣薺讀作勃薺。（夕己）（夕一）又名地栗。○甌音歐。（又）小盆也。○睚音

匡。（夕又尤）目匡也。冉冉動貌。

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奄忽疾也。猶言倏忽。

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姪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

○弘治明孝宗年號。

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

○暗音音（一七）失聲不能言也。○正德明武宗年號。

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

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

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贊雄，敦尚簡實，與人姁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繡。○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堦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綉綴不輟，戶外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筆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

○姁音吁。

（丁）姁姁和好貌。

○緝繡也。繡音虛。一（力）麻縷也。

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

○齟音阻。

（尸）又齟音魚。一（口）齟齬不合也。

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癖，○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

○羊狗之病，謂羊狗之病，傳染於人，略與近日「鼠疫」相似。

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何長者傳

何長者，名緒，字克成，家會昌之白埠，倚蕭帝巖爲居。

長者父卒，兄纓與其子亦早卒，遺孤孫，而長者庶弟方十歲，皆撫育以至成人。

長者既善治生產，於其父業贏數十倍，弟約與其兄孫請與長者分；長者會其貲以爲三，兄弟平受之，不以祖父貽與已所創爲區別也。

人有急求鬻田，長者與之價過當，其後事已，輒悔其田，長者還之，不責償。

年既老，鄉里高其行，縣爲請鄉飲酒，○固謝終不肯與。而會昌人皆稱以爲何長者云。

○鄉飲酒，明、清時，地方紳士之年高德劭者，地方官舉其姓名籍貫，造冊報於督撫，舉行鄉飲酒禮。按此古禮也，見儀禮。

長者妻劉氏，會昌城溯流南八十里曰湘鄉，鄉有九田之屬，平川沃壤，多富人，而白埠有何氏，小田有劉氏，爲甲族，故長者與爲姻，長者所以能撫孤造家，四世同居無間言。世謂家人之離，起於婦人，凡長者之美，類劉氏助成之也。

劉孺人事姑克孝，姑年八十六，奉養備至。爲人平恕，有夜肱其篋者，○物色之，得其人，家人欲聞之官，問孺人所亡金若干，孺人曰：『金無多，無用窮詰爲也。』竟不言。盜遂獲免。會昌人皆云：『不獨何君，乃其婦亦長者也。』故爲作何長者傳。

○肱音去，平聲。（く）發也，開也。肱篋，開篋刮物也。二字出莊子。

筠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筠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

余往省之，見翁頽然，哲白，延余坐，淪茗以進，舉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

①頽，音祈。(く)頽然長貌。

②哲，音析。(ム)白也。

③淪，音樂。(「」)煎茶也。茗茶也。

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

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澥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④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噫！

④編摩，謂編列其簡冊而摩挲之。

⑤呱呱，小兒啼聲。

余見翁時歲暮天風慄慄。○野草枯黃日將晡余循去徑還家媼。○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視吾家之溘然。○而盡者翁殆如千歲人。

○慄音了。(力一么)慄音栗。(力一)慄慄寒意。○媼音懊。(么)婦人年老之稱。○溘音磕。

(万工)奄忽也。

昔東坡先生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行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固在吳淞烟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僊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也歟!

○宋陳慥號方山子蘇軾有方山子傳。

